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写在前面

对于众多的中小学师生而言，我们这一个选本可能会给大家陌生或异样的感觉，这里出现的诗人和诗篇可能是文学审美中新一轮的名字和篇章。文学是前进了，诗也前进了，文学和诗的前进与时代前进的脚步同样迅速。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历史，文学与诗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唯其新才能跟上迅速前进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精神飞翔。现在，20世纪即将结束，在这个风云起伏的世纪中，诗抖动着燃烧的鬃毛，但回头看看，诗从未过上安静的日子，犹如狼群追逐着鹿群和虎群追逐着狼群一样，总是一个危机奔袭着另一个危机，所幸的是，前进的奔腾中孕育有无限的生机，我们今天所撷取的正是其中的果实：质感、新颖、异样而美丽，甚至有的还闪烁着矜厉的过分艳亮的光泽。但如果正视文学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这正是透明季节的早晨飞临的青春之鸟，它们将在我们现实生活温暖的家园中安居。我们喜悦于此种新的选择，于是许多我们听惯了的名字和读惯了的名诗便落选了。我们所选的这些诗虽不能全部代表现在和未来诗的高点，但我们尽量选择的是最新鲜和最优秀的，希望它能在广大中小学师生朋友眼前亮着清新的色泽而带来审美的愉悦。

外国部分

狄兰·托马斯（英国）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虽然智慧的人临终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没有迸发出闪电他们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善良的人，当最后一浪过去，高呼他们脆弱的善行
可能曾会多么光辉地在绿色的海湾里舞蹈，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翱翔的太阳，
懂得，但为时太晚，他们使太阳在途中悲伤。
也并不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严肃的人，接近死亡，用炫目的视觉看出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闪耀欢欣，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您啊，我的父亲，在那悲哀的高处，
现在用您的热泪诅咒我，祝福我吧，我求您。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巫宁坤 译）

塔尖伸长自己的颈脖

塔尖伸长自己的颈脖。雕像是鸟笼。
自石巢处它不允许长羽毛的石鸟
在海盐的碎石上磨钝尖脆的噪音，

用俯冲的翅膀在水草中刺透满溢的天空
或者浅涉浮沫。钟声欺骗监狱的尖顶，
季节里的雨像囚犯一样骤落在神甫的身上，
水、时间奉献游泳者的手，音乐奉献银锁和嘴巴。
音符和羽毛自塔尖飘落。
那些引颈的鸟凭你选择，歌声蹦回
铸造的声音，或者和冬天一起飞向钟声，
而不像浪子那样随暗哑的风漂泊。

（王焘 北琴 译）

狄兰·托马斯（1914～1953），英国著名诗人，一个有着自我毁灭激情的诗人，本质上讲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诗中往往洋溢着一种神秘原始的力量，且超越文化的意义，是一个“语言的天才”，具有“点石成金的语言魔法”。

特德·休斯（英国）

栖 鹰

我坐在树的顶端，双目紧闭。
一动不动，在我钩形的头和爪之间
没有虚假的梦：
睡眠中，我演习完美的弑杀与吞食。

高大的树林多么方便！
空气的浮力和太阳光线
是我的优势；
大地仰起面孔受我检阅。
我两爪紧扣在粗糙的树枝上。
用尽天地万物，
才造出我的爪，我的每一根羽毛
现在我把万物攥在爪中

飞腾起来，慢慢地旋转万物——
我随意弑杀，万物皆归属于我。
我的躯体内没有诡辩：
我的方式是撕掉所有的头颅——

这是命定的死亡。

我的飞翔之路
径直穿过生命的骨骼。
任何争论都无法抗拒我的权利：
太阳在我身后。
我开始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的眼睛不允许任何改变。
我要使万物保持原样。

(西蒙 译)

鼠之舞

鼠落进了罗网，它落进了罗网，
它用满嘴的破铁皮般的吱吱声咒天骂地。

多有效的口衔。
它不再吱吱叫了，它喘喘气

想不出什么道道来了。
“这东西没长脸，它准是上帝”，

“没有回答也就是回答”。
铁嘴巴，像整个地球那么有力，

想偷走世界的脊梁，
用吱吱的声音叫天崩地裂，

使每个人头颅里的脑子都换成一堆扭曲了又
松开的鼠肉；
不断吱吱叫着的鼠，

它想随着每一个崩出嘴的吱吱声脱身，
但它长长的尖牙堵住了出口——

门牙裸露在夜空里，威胁着星座，
黑暗中闪光的星座，叫它们走开，

离得远远的，
当它正在这么干的时候。

鼠突然明白了。
它俯下头，不动了。
鼻尖上有一丝哀求的血。

(袁又嘉 译)

特德·休斯(1930~)在英国诗坛，休斯是独树一帜的，他用激情和想象表达自然界、生物界和人世间的力量与斗争，诗风猎猎，尤以写动物著称。

路易斯·麦克尼斯(英国)

雪

房子忽变华绚，大的突出的窗
生出雪的细卵，上贴着红玫瑰，
没有声音，是并行着，而又矛盾。
世界比我们所想象还要突然。

比我们所想象还要荒谬杂乱。
无可矫正的繁复。我剥开分析
一个橘子，吐出橘核，而感觉到
一切事物无常的迷醉的感觉。

火吐着焰，带着轻响，因为世界
是比人所想象还要侮慢放佚。
在舌上，在耳中，在眼中，在手中。
雪与玫瑰之间的，不只是玻璃。

(杨宪益 译)

路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英国一位充满现代意识和感性的诗人，其诗作内涵深湛，色彩明丽，韵律优美。

诺曼·麦凯格

中间

深夜，听没有拍打声的房间里，
滴水的拍打声。

听脚步声自然地走来
永远停在门口。在一间空屋子里的床上，
听枕畔有人说“喂”。

一根麦秸在火中淫舞。
我的手把它的犁拉过这块白色的田地。
我的头在一种辐射的光芒中看一把椅子
渐渐完成它的意义。一帧挂在墙上的画
挣扎着，想扎进地球的中心。

无边的潮汐漫过一切。我的指节
是小小的旋涡。我向一旁流去。
屋子的根在抽紧。火的声音
在黑煤中爆响，是一台戏。
我的脚摇摆着，因为我的心这么说。

事物怎能停止？远处传来三声饱满的喝彩
握下手，别忘记。看
目光把自己塞进一只眼睛，小麦塞进
火之耙：都是一种相应
遮掩真理，产生真理。

（王恩衷 译）

诺曼·麦凯格（1910~），英国最优秀的现代诗人之一。其诗语言简洁、
纯净，意象新奇，格式上也往往别开生面。

查尔斯·托姆林森（英国）

堆满雪的栅栏

栅栏将高地围起，抵抗
这雪堆，这阵阵风，这些乌云
将会把它埋下：额头和骨架；
早知道这扫平一切的零度
随着你走去，一具痛苦的骷髅
在冬日空气难以喘气的稀薄中。

在这里走着，你看到了什么？

透过风困扰的眼帘，不过一株
黑黝黝的铁树，几乎再没什么了，
那里，另一颗，一堵低低的
颓败的墙在树间蔓延，草叶
失去了绿色，白天在逝去。

农庄稀少：分布得
零散，也许，就像当年萨克森人
刚看到它们时那样零散，选择
这四处透风、草木不生的空间
在他们填入那未曾替代的
葬地前，就已在这里冻僵了。

前面，那教堂的正面的
石灰粉浆，将使头脑晕眩，
当你，晕眩者，进去逃避：
尽管这里的寂静，灰浆的光芒
冰冷，显得几乎与
山顶上的风一样直透骨髓。

在坟墓中间，你发现
一只割下头的鸽子，血与谷
从咬破的嗉囊中流出，在白昼的
惨白中格格不入，就像大地的创伤
在一片新近、孤独的葬地上翻动。

一块沾手的金属片
使这座坟墓不同一般
不同一般的匿名，寒霜
使这些匿名的石头剥落，压下去
仿佛它们气不过土地
有着那并不好好保持的记忆。

严酷的黑暗逼着你
走回山谷，又一次你活动着
关节和筋骨去面对
狂风的威力，在身后留下
无名无姓的石头，一个荒芜季节。

白雪尸衣：栅栏将高地
围起，抵抗这些岁月，这些乌云。

(裘小龙 译)

沃莱斯·史蒂文斯(美国)

十点钟的觉醒

房屋被白色的夜礼服
追逐。
没人穿绿色
或绿色长边的紫色
或黄色长边的绿色
或蓝色长边的黄色衣服，
没一个人是陌生的，
都穿着带边的袜子
和珍珠般串起的世纪。
人们不是去梦想
狒狒和海螺。
只是，不时地，一个年老的海员，
酩酊大醉，穿长靴睡着了，
在火红的季节
抓老虎。

(孟猛 译)

读者

我整夜坐着读一本书，
仿佛坐在一本
黑色书页的书里。

已是秋天，流星
掩饰了月光下
萎缩的影子。

我读书时没点灯，
有一个声音在说：“一切
复归寒冷，

即便是麝香，葡萄酒，
树叶落尽的果园里，
那些香瓜和红梨。”

黑色的书页上没有字，
除了霜天中
流星的轨迹。

（西蒙 水琴 译）

沃莱斯·史蒂文斯（1879～1955），美国现代诗坛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极具冥想和美学敏感，诗风清纯得近乎抽象的美，又极具形而上的意味。

W·S·默温（美国）

距离

当你想起距离
你想起
我们是不朽的

你想起它们是从我们出发的
所有的距离
都是我们从我们出发的
没有一个死去，没有一个被忘记

世界上各地都有母兽
仰天躺着
想起海

（西蒙 译）

给手

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视觉的梦
它醒来触及的
是一个视觉的梦

而在梦中
对每一把真实的锁

仅有一把真实的钥匙
而它在某个另外的梦中
此时不可见的
是一把真实的门的钥匙
它即刻打开水和天空
它已经在向下的河中
我的手攥住它
我的真实的手

而我对手说
转动

打开河流

(沈睿译)

W·S·默温(1927~)，美国优秀诗人，其诗表面松散，采用开放形式，稍带自由成份，但内涵隐秘，甚至近乎预言。

路易斯·辛普森(美国)

美国诗歌

不论它是什么，都必须有
一个胃，能够消化
橡皮、煤、铀、月亮、诗。
就像鲨鱼，肚里盛只鞋子。
它必须游过茫茫的沙漠，
一路发出近似人声的吼叫。

(傅浩译)

路易斯·辛普森(1923~)，美国诗人、其诗既有古典优雅，又有现代荒诞，平易又别开生面。

约瑟夫·布罗斯基(美国)

黑马

黑夜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地伫立。仿佛沉沉酣眠。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
如此漆黑，黑到了顶点。
如此漆黑，仿佛处于钟的内部。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恰似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沟中笼罩着无底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旁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着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发响？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吴笛 译)

鳕鱼角催眠曲

门嘎吱作响。鳕鱼出现在门槛。
请求进餐，诚然代表上帝。
你不会一毛不拔地放走来客。

你为它指路。道路弯弯曲曲。
鳕鱼走开，消失在远方，
可是，又一条鳕鱼

酷像前者，用嘴把门推开。
(两条鱼极其相像，如同茶杯两只。)
整夜，它们结伴而行。
不过，住在海边，你一定深知
该怎样睡觉，并在耳边抑住
鳕鱼匀整的脚步的声息。

睡吧。大地不是圆的。它
只不过很长：满是谷地、山丘。
比大地更长的——是海洋：波浪
时而奔向沙滩，像皱纹爬上额头。
而长于波浪和大地的
唯有一连串的黑昼。

和夜晚。随后是浓雾：
有天使的天堂，有魔鬼的地狱。
然而，比那“一连串”长于百倍的
是对生命的认识和对死亡的沉思。
比死亡的沉思长于百倍的
是关于虚无的思考：可是视力

未必达到那里，眼睛自动
关闭，以便看见物体。
只有这样，在梦中，才能使双眼

习惯于物体。在这些梦里
或有吉祥，或有凶兆，取决于沉睡者。
鳕鱼把门弄得嘎吱嘎吱。

（吴笛 译）

约瑟夫·布罗斯基（1940~），美籍俄国诗人之一，视诗为唯一能与变幻和荒谬相抗衡的武器，他把俄罗斯抒情诗传统和西方现代诗融为一体，其诗张力极强。

西·希内（北爱尔兰）

春之祭

寒冬握紧拳头
就这样卡在水泵里。
柱塞在它的喉咙里

冻结成一团，冰块吸附
在铁上。摇柄
瘫软弯垂。

于是把麦秸拧成
草绳，紧紧缠绕
在铁管上，然后一把火

把水泵团团烘烤。
它凉了，我们掀起她的活门，
她的开口处湿了，她来了。

（傅浩 译）

西·希内（1939~），北爱尔兰优秀诗人，他把乡土的生命活力同诗艺巧妙揉合，其诗稚拙、真切而又涵义极深。

伊凡·哥尔（德国）

夜晚是我们粗糙的外壳

两颗白色的杏仁

在夜之粗糙的外壳下面。
我们的血液运转如月。

时间穿过你的眼睛漫步，
回忆如受惊的鸟儿
与时间的长爪搏斗。

山峦不安的睡眠，
与一千张面孔睡觉
而哪一张是你的？

湮没从深水中升起
真相在风中颤抖：
在黎明前赶快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维平 译)

猫

你是斯芬克司，虚幻的幽灵：
你狐狸般眼睛的黑色金子
使夜晚的寂静燃烧。

黑暗扩大你的视野
适应的环境出卖自己
用蓝色的光束
你照亮世界的核心
用炸药你爆破夜晚
而你对我透露什么？
那在每堵墙后甚至也在我们的星星后
打呵欠的虚无。

(维平 译)

伊凡·哥尔（1890～1950），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对现代诗歌的贡献在于他对现代诗歌感觉的深度及想象爆发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保尔·艾吕雅（法国）

从里面

风的第一声号令
雨裹住了太阳
第一个信号要撒开
我们眼睛的清亮之网

在色彩柔和的侧墙
在唯一房舍的正面
在沉睡的温室中心
我们固定曼柔的火焰

外边大地在沉陷
外边死者的巢穴
在倒塌并滑进泥潭

一株受伤的玫瑰发青而惨淡。

怀疑罪恶

仅仅一条绳索一个火把一条汉子
就勒死十个男人
焚毁一座村庄
败坏一国人民

温柔的母猫在生活里安居
好似一颗珍珠在贝壳里
温柔的母猫吃了她的崽子。

(李三民 顾微微译)

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其诗意象奇隽，意境悠远。

亨利·米肖(法国)

隐遁的小鸟

小鸟，这一只是在白天出现，在最白的那一天。
它振一下翅膀，飞起。它振一下翅膀，隐去。

它振一下翅膀，再出现。
它停下来。然后不见了。振一振翅膀，它隐遁在白色的空间。
这就是我熟悉的小鸟，它来充实我的庭院的天地。充实？我们看见了它用的什么方式……
我停止在这儿，默想着它，被它的出现所迷惑，被它的隐遁所吸引。
(刘自强 译)

亨利·米肖(1899~1984)，法国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诗风空灵神秘，貌似怪诞，却层层有生存的深意。

伊夫·博纳富瓦(法国)

正义

但是，你，荒漠！把你那
灰暗的台布铺展得更低些吧。
你延伸到这心脏里来，为了不再中断，
你的沉寂宛若一种神奇的事业。

来吧，这里思想停止了，
这里不再有通往美妙国度的道路。
沿着这敌意的太阳分给你的
冰冷黎明的边缘前进。

歌唱，就是痛哭。为你痛哭的东西哭上两次吧，
如果你敢于桀骜不驯地歌唱。
尽量微笑和歌唱吧。它是水，需要你滞留着，
像阴暗的光照在它身上。

(葛雷 译)

树，灯

树在树中老了，这就是夏天。
鸟越过鸟的歌唱遁去。
葡萄酒的红色辉耀着天空古老的痛苦
并使这满载痛苦的车辆消失在漫漫天涯。

啊，脆弱的国度